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垣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録監生臣曹洪梁

牧庵集卷二十六

元　姚燧　撰

先徳碑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太保太子太師中書右丞相

史公先徳碑

至大之元秋七月二十有八日制曰丞相慶公之先及

事列聖繼世忠謹者既敕有司既謚既封非刻金石終

恐不能垂示悠久其令翰林學士承旨臣燧爲撰次之臣聞命競惕誠以不文不能鋪張大君子盛烈上負明詔其冬而其家乘始至自夏故得反復究觀公夏人史姓曽祖考塔塔喇威夏臣贈同德濟難功臣謚康穆祖考喇勒智喇斡衛太祖贈服勤翊衛功臣謚簡敬考索勒濟爾威闗弓馳馬拳勇絶人入侍世祖潜藩歲癸丑從平雲南諸國以驍果聞及歸行賞賜馬五匹鈔二千五百兩價與銀埒己未又從濟江攻鄂戰疾力明年帝正

天位從征叛王漢北小大之戰十五賜白金幣錦以為
蒙古唐古軍民達嚕噶齊年七十八終贈推誠翊運功
臣謚忠宣三世皆太師儀同三司上柱國公祖考加開
府曾祖妣伊拉齊氏祖妣蔡氏妣烏納氏夏王外孫皆
從封夏國夫人七子同出五人公次居二以奇塔特布
濟克名行自童幼從忠宣出入世祖帷幄天監灼其巳
克恭勤至元丙寅選侍裕宗于東宮將二十年敬畏益
加無少僣忒遺順考生皇上儲皇詔公保育鞠視之每

帝名見則必左右兼抱之至前方幼而學詔教之經以其嫡子額爾吉納侍讀俾其遨嬉燕誦輒捷其子以警之故能終業以會將畢聚諸侯王讀太祖大訓加丁寧告戒之始遣就國或皇上儲皇不在列必邀致之使與有聞出申飭曰是汝他日所宜為者其謹識之必舉其辭毋膚息忘𢧐仁裕聖皇后以善于薰陶翊贊也責其四衛番直諸臣事咨咨聞大德二年成宗詔皇上撫軍漠北曰是昔大帝授朕者今以付汝且以輔導扈從壹

是軍務悉聽于公宿衛諸將皆父事之至則訓練六軍

總裁法令晉地所宜可屯田者必分耕之以佐軍實屠

羊不湯其毛而皮之與餫餽棄訓諸物皆集以市諸部

易皮為裘禦戰士冬四年以文移無印難杜問欺又身

入聞得裕宗信賚以歸明年八月寇大至公教吾軍衣

紅衣于甲以自別俾閱不迷大崩其羣自是寇望紅衣

軍則退不戰九年皇上踰金山公視軍士失馬徒者空

其羣散之死則不責其償十一年成宗賓天使至皇上

欲棄大軍入主居憂公曰是使之來惟以告哀且彼事宜難以遥度須名赴使皇太后儲皇隨以削平內難見告且促其來即自假公平章政事驛至大都軍致金帛于北爲朝集備五月皇上立極眞授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葢公雖歷事世祖裕順成三宗其貴有極則始乎今餘月儲皇入陳疇昔調護之勞制亦曰非夫人之力安及此加銀青封慶國公妻庫庫楞同封慶國夫人七月進儀同三司太子太保九月加開府太子太傅明

年至大之元二月拜中書左丞相復以為太子太保加
上柱國四月拜太保六月進太子太傅再進太子太師
七月加録軍國重事十一月中書右丞相十九易朔之
間凡九降制大臣之位至是極焉又以其兄阿拉克布
濟克弟昂吉爾皆榮禄大夫司徒兄兼都元帥弟遥授平
章政事弟寶喇薩喇榮禄大夫使宣政院寧夏甘肅䆁都
總統托羅岱管軍千户蚤卒他母亦烏納氏二子烏頁
爾威珠格爾威孫男十有七人達寶　和哩布管軍萬户

虎符妻都哩威塔海諾海圖德勒威伊齊特穆爾額爾吉納年二十二至漠北之明年寇出金山南布庫哩額爾吉納將左衛射士唐顔行當寇驍將既接戰刃槊兩不能施手搏墮馬斬其首明日皇上解御衣所乘馬鞍勒為賜仍偶一良家女寇夜襲他部輜重以遁又將數百騎追敗而止還之四年又殄寇于昂吉爾圖獲人畜財貨不可口匹貲算又明年寇舉國至又戰于哈喇台以數十騎出入其陣數四所當披靡莫之與敵寇大駭

却皇上乘之遂大潰斬馘不可級計十年踰金山前茅獲俘萬餘人斯皆効死於乘輿前天目昭覩者明年冦平第諸將功䏻略材武推為冠軍立極之日授資德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六月賜虎符使大府院事唐古䚟軍都指揮使七月加特進遥授中書左丞相又進知樞密院事又兼使典瑞院至大之元五月兼使仁虞院十一月拜御史大夫哩日初事晉王有謹敏稱皇上至軍之明年大戰布庫哩雖勝而冦退未遠與晉軍合而大官

廩肉不足則日餽二羊又繼諸軍糧其賦又盡則賦他部供億後多其忠從晉王未致右右立極再月授資善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十月進榮祿大夫遥授平章政事行大宗正府伊克札爾固齊十二月授御典牧至大之元二月賜尚服五月拜光祿大夫遥授中書左丞相七月兼使將作院額呼幼為沙門十一年至軍中賜御服帽帶俾不祝髮其年官以正議大夫僉宣政院事女孫十八人有從者十曰戩伊特楚曰安巴曰哈達遜曰旺温

曰鼐辰曰世兼千户曰鼐爾巴曰吉達布曰沙津曰善布男曾孫六人額爾吉納威穆齊爾威布都訥威宿衛乘輿綽爾齊阿哩袞薩里扎拉爾威女曾孫二人臣嘗槩公父子有四德焉一則曰保育聖躬再則曰舊學三則曰周旋軍中十易寒暑脩扞于艱終則曰扶植皇極弘濟登兹其高明一門之間三為丞相無極無儔人奚間然敢再拜稽首而銘之曰

維史冑出書焉有賁伊誰云從則周史佚踰二千歲餘

慶茂蕃推而上之實一其原嗟公之家中土亦始其來
姑臧不紀其紀可系而名則由其曾奕奕其繩陞陞其
登祖衛聖武左右興祚龍咆虎號風雲胥附考事世皇
荷殳與戈昉于南詔爨僰壘摩再從濟江攻郢東北舞
干梯衝執訊雲壁又偕度漠氷雪峨峨手瘃足皸拳勇
維何固叛是求凡十五戰不摇疾飆勁草乃見歸以壽
終生子如公帝灼其心惟一効忠式昭德音選臣裕廟
其盡其職其德其要洞洞其信屬屬其恭介介其守廓

廓其容皇上儲皇既生順考詔輔翼之俾躬是保及隋
授經撻子示懲止其邀嬉大訓服膺其彌為善若是非
一臣鄭德將儁與為巴成廟降制俾從撫軍朔方十年
日伺冠氛畫橫雕戈夜祉龍盾惟彼不至至戰必遁末
踰金山危巢是傾竟令飛揚不追大刑惟皇作極言念
大德既贈祖考公以夏國美謚崇階罔一或遺父子丞
相百辟用師尚服其衣尚乘其馬門户輝光世無二者
爰詔史臣樂石特書賀蘭可磨而銘始渝

先德碣

河内李氏先德銘

至大庚戌鄃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王使懷之利用庫曰民調商征之入吏禄公須之出不遺于受不僭于發如他人侵蠹以益其家負而債償罪没産者皆無之與人交以誠御下以寛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遂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史亦下士也豈可筆者豈專由孫

貴耶蓋鄃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
克用裔孫為置守冢數十户於雁門禁民樵收由分地
在高唐即是進爵為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為廟以祀
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
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辯别有此大者
懷之為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于秦以户寡益封
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賜名懷
寧以王今聖特方撫軍于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

則懷為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為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疾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閩其好學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婚其家進之于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取元氏子季惟

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為君方

惟懷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具閒下士雖守藏

或小大國君卿當具貴可參攀鱗翔況復有孫翼贊王

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潛德無𡆵光

墓碣

朝列大夫飛騎尉淸河郡伯張君先墓碣

章丘為濟南屬邑士子張養浩年少而志厲積學而善

文授知平章魯國康利公曰汝學仕耶今之仕者莫不由吏發軔遂用為儀曹史起擢中書濡其年考出令堂邑一守敕約便行弊袪形勢不撓惸鰥不悔民惠之懷咸稱曰自停年之制行令吾縣者前十餘輩無右吾令求紀于石走未遑為今聖淵龍名為宮師府文學進司經宮府隨拜監察御史轉翰林待制今都中書右司事由武宗詔内外臣五品而上列五爵三土階勲而等威之封生贈死其先五品則縣子男從而正之與四品郡

伯皆止父一世三品二品皆郡三侯二公上及其祖再世一品國公逮其曾三世矣故官父都朝列大夫勲飛騎尉爵土清河郡伯養浩思異斯寵碣諸墳道且自為狀受姓之遠與家章丘世數可知者則自其高曾然猶兩世皆逸其諱惟知曾常官武畧將軍監陽丘之燕鎮酒其致斯者任子耶入粟耶武功耶皆見無所武畧四子伯不年而仲不後叔萬季山叔娶郭氏六子澤職管庫于蜀彬德正德林秀敏孫十有五思敬思忠四川行

省宣使思誠居鄆耐橋𫊸崇與時綬裳履繼季娶苗氏二子一失兵間次朝列則今清河郡君生子英塞皆夭顯今惟養浩祖及諸父振粟於鄉遇盜於家脫人以刃縋井取飲活友於死者有家乘詳惟夫不大振顯數世而發是一旦者可不為明之且人持衡猶必稱物而使之平矧天所司惟一福善而禍淫視其力行非度盛而著者故有不終歲殆為衰微而安行所遇必數世而始進于盛者譬之鉅室徹則一日可必平土構且累歲

不能以落其成古人監此所以垂從惡如崩從善如登之戒也夫如是則章丘之藴美含章雖武畧之僅官摧酤而猶不能頡頏時禁其上之晦迹又不如其為世幾何亦庚安行所遇者蒙莊有言今夫水其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朝列之先厚水者也資其後以負大舟也佐五命而所生享報如是未艾其年子之位日高而所生又隨之而加非若陳省華與三堯共躋台衮者不止也雖然是猶以子貴推言使當時也朝列責其子

為農為技則亦不儒而已矣又何自開廣聰明漸涵道德工其言語流其聲譽居茲清列哉然朝列又為子擇術之精者銘曰

嗟今士子人孰不期煜其華辭振擢一時惟其才資得天者薄雖竭爾力而竟落莫矧古有作如車司南能不背馳千百兩三孰與靈奇章丘君子名疇與昭魯國振起引以誡吏叛其俗常令諸近畿佳政用張文學司經寄帝耳目轉而侍制典國筆牘進而顯矣推恩所生勳

伯士之清河郡城人曰子學其父所詒有赫今隆則為子報子明能然由居止仁維以勸忠示禮使臣主首方趺碣其墓隧孫熾仍昌其來無止

河南勸農道副使白公墓碣

彥隆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內致其父書曾齋先生願遊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避宅右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召舊弟子

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有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㰸自河内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冑友也一旦能横經下心事之爲師屬非其道貲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東宫公爲講鄭伯克段于鄢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脩從仕郎仍助教擢

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哈瑪特贓國諸不法彼願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鄰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而鄰婦力明其無有鞫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廉帥西京宣慰使道拉實以己憾殺其幕寮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上所為其按歷皆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延經龍門西河絶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

之有來騎使驛之寛使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馬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書濟民紿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刮馬其州館隣牆也聞獄吏苛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告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白

濟民無他特杖其紿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
相府拜布㕥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問
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
覈中興鈔庫中興改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
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
使程思康發數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
轉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事趣裝其
考已疾行至衛而卒公與兄樞即葬衛西輝之蘇門周

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于鄉

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餘具徒

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翼翼然先生成法也

為歎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是

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河

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縗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傭

車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為書語其然聞方暫謀有績

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

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苫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録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枚淚擲筆數年終不能敘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輝夫人祈世毋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安禮與遊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咎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切切者乎惟恐没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棣考天禄雖官而不顯居頤

樂堂號顧樂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于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夭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効力不本耶耕播之教況冠擲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杖其外未及其内視親于喪覯婦于介靡一匪善

靡一可凉非我私友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其
貫古松歲逺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
日延有方其趺有剡其首碣石阡隅千祀無朽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葢本
欒恭子民生于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為言又列
郡邑姓名氏官人出幾何錢于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
令人每與今無古者篤于其師之槩至大巳酉燧長翰

林之明年國史院編脩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與君之再入成均横經文席者嘗數百人而礱石所資一不倚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于在三足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禄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illegible]離孫不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

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遬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于朝敕教中山是府多士觀覩輝光謦欬欲聞鼎鼎具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事有聞用以職民主以城簿壓于為監為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剸剸上説不使黥涅妄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竟必邀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

吏徽為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有先蚤作晏脩誨誘
諄諄發蒙疏疑立懦克剛各因其才矯拂于善黨坐羣
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朴成均作則井然有條
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圜丘請謚大
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
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譴見於天其咎在
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
為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脩行及昔所為以

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千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
聞君則曰吾不得于言者遂委印去反闗其家著書自
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
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二十有五日辛年五十四葬府
城東南崔丘里爲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
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庵類稿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
趙東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辯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
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待經筵職緣

綸謀廟堂爲恨嗚呼夫旣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爲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婣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玥去尉東明自致終喪亦足以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凡羽有文行於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脩篤行鐘鼓衡門益大其聲敉起布衣于定敦教祈祈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罿仁閭日

躋渊秩而名入爲冑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
禮文斯網或草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爲帝耳目言
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闕立言行後
是程方儆司業年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
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金故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

燧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請
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死所藏亂

離失其處他日必虚為丘先塋者載其事無使吾先人魂遊徬徉無所于歸而一善故或遺也子義為銘隨又遺其少子可亭拏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魏氏由唐相知古子林剌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為今弘之順聖遼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登多爾館酒使子貢登多爾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

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思康即記家塾者思康生初
初生翰林脩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于金由登多爾
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郡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
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登多爾
及子隴右令景元甄官與逸其偉一人再世官皆以公
貴蔭君始監順聖酒改弘洲酒使鄧州榷使抽稅設防
有方與宜平不增歛姦無走匿額有羸籌民不苛之入
副堂廚庫又為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

裁縫署政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
人高氏七男芴琉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刑部侍郎
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脩撰今益靖肅公與時
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琉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監豐
利酒皆蔭官玉進士未禄卒二女一歸同知荆州節度
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孫姓氏君究心本富討田疇
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為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為石者三
萬歲抽五十一為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

冠令枚誦所業最其進隋巳則雁序立前侍飲則脩贄

燀耳目漸涵化淪其心由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

甚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名通籍禁中不可復

後秋獵易州君方降道橋諸水復名曰吾思與若易弟

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是在而夫子倅是便宜

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

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覩將汚人人有為不善者不憚

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下令甚急敢有舍奴婢亡命

不告者罪及其隣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名問得情嚴其錮防書致其主歸之約亦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之作詩與新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故元未仕曰大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不句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顧言後初則

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由吾季曹鉅鹿輔政茲降俗仁潔義可謂日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中天曹為報將待夫後之人取最初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為副為使入為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于今嗚呼自序君其知子哉蜺必復於靖肅公先世其官可大可久與尋學行嶷嶷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元報衘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堂三槐必責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詳用獄至鉅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遜其季卬莫鏖又仁厥芝祀脩撰絕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令脩撰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藩大宗頼葳偶失故所䰟依依招之從先基來如歸膴膴桑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史燧

牧庵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二十七

元 姚燧 撰

阡表

招撫使李君阡表

君諱聚單之碭山三章人以材武善射昏暮命中中鳥金之南播應募為兵積勞為提控河北儆擾嘗經大澤與友相失獨行葭葦間與數賊迕戈汰其股拔以逐而

盡殺之然非若是狀已與敵鬬未嘗以人血刃挺身踰河至儀封萬夫長孟公熟其父訪名而客之署其軍彈壓尋陞長千夫與總帥李成同戍皇陵冈癸巳正月義宗由此渡河播歸德始從戍來歸隸大將阿咱爾麾下仍將千夫從攻歸德亳州考縣金平大帥版軍民招撫使與成將皇陵降民百家徙東明實田黄頭原踰萬畝與佃民及嘗所惠活者數十人分若均勞鬭草萊伐株櫱而耰之後積穀多至多至千鍾賙宗戚族與四方民

醫巫扶攜婦子皆往焉依視其寡乏歲時衣褐日月廪餽婚姻男女之及期與過而見干者無不周施一旦成邑人謂之小東明平生襟抱坦明大兵屠考縣噍無遺類一生哀祈生曰吾某官良庵也遂匿全之後名客俾具饌皆草惡不可進君怒詰則吐實曰初豈是能特誑主脫死耳其不疑人見欺此類不飲酒而好客與成輩數人爲耆年會盡歡移日忘疲言惟前朝事絕口府縣得失鄉鄰短長聞人誤及此者則欠伸思睡掩耳而起

時以長者多之每恨失學兵間課責諸子讀書如日不足嘗令今孫國子助教鳳輟書掃霜葉庭下則起奪帚自為曰無廢而業于斯須頃且然其急其篤于成者可知已年七十三疾卧不言數日子庭玉方令通許歸省則曰吾忍死待汝遂卒實至元戊寅秋七月二十有三日也葬以九月十有五日肇塋黄頭原東後三十二年至大己酉鳳求表君阡殊懇用是計君始家之原年猶未滿三十方壯士也當戰伐始休喘蘇悸定之時在他

人則徵逐貴介聲妓是娛弋獵是習吹笙鼓簧馳馬嗾狗以快酬十年㡳盾枕戈死所幸生之勞而獨自求口食于田畝觸風雨犯霜露與農夫耦耕頭蓬葆手皸而脛不毛矻矻作苦終歲而不悔比閒餘饒衣食于其子孫而先賑恤鄉鄰俾不迫于寒飢亦志而智且惠人哉前夫人張二子庭玉卒令郫城令平章翰林學士承旨閻公復實銘其碑庭芝使監太名酒繼夫人王二子庭蘭兩淮運鹽提領庭英同提舉鎮江財賦二女歸劉源

馮珪珪嘗為江浙行省叅政男孫八人鵬懐孟路總管府知事鶚使監長垣稅次鳳也鴻福建巡撿見善使監内黄稅見道見賢見可女孫三歸士族張鼎楊譔楊某男曾孫六好德好義好謙好智好文好信好義翰林國史院史績學纘文銘曰

聞古子弟多暴凶歲荒歉則然矧在金世豪傑彙征戰伐是閑其視殺人如芟草菅人有子女我壓奴使人有貨財利取有已闕　穮穮厥家何為不成安事耕

會嗟哉惟君獨歲勤力匪種穀求惟以種德善也吾苗不善吾蔗期賫百年庚維溢高青報于天如執左契篤生孫子文士陞下黄頭之原土厚俗敦大史銘之式表墓門

醫隱閻君阡表

至元二十有六年蒼龍在赤奮若餘月初吉士子宏也持所自為其祖事狀來請曰昔漢故民吳仲山他傳記無見嘗由發歲賑施其鄉而碑之至今千年風雨斷剥

之餘過而誦者猶懐其人不置也非託筆金石力耶嗚呼我先祖考生不策名于天官殁不受謚于太常處地卑約功烈無所表見一世獨有修之于家與所恵活斯人者故不可俾之記銘善言之士使得以示令而垂後比漢故民耶敢以是累公燧哀其志揚親又喜克用力于文故序之曰維閻氏曹之漆園人後從陳之西華曾祖諱遵令陳之宛丘祖諱某考諱孟兩世不仕君諱瑀字潤夫生而明穎孝謹長由其外舅申璉與張子和同

侍疾英邸故畫得其術業事親加以潛覃究誦先秦兩漢方書八年詣到精中故施念于外者疾輒已人德報之則曰天實生之非必一出吾術也人聞不自矜驚求藥其門者日亦滋衆壬辰踰河而北僑居宣德府以所服衣直衣食寒士申兵陳遂孫周鄗通至其館其廬去則廬之魏學士邦彥玉峯亦畧行位與遊時召諸道醫悉領于奉御田闓將以君偕北進尚醫列固以學識淺淺不可親上辭稍居南留真定二紳踰河將復鄗城

以先業蕭條無誰與鄰留鄢陵十年從洧川年五十飭其子曰吾從學良醫又勤心竒書古方卒遇一疾猶眩迷于先民數十成説竟不敢必何方定可已疾殆以疾試方況君無吾問學者得吾術自已其疾則可無輕出治人也遂亦自棄醫儒服教子孫讀書恭儉質真異不忤物而同不循俗而介不附勢而强不赫威又精衛攝凡飲奕談謔無益汩戕魂神者終身絶不蹈為故能壽耇八十二卒實至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妻申㴬

海宦族能通孝經論語天父天夫賢孝兩聞年六十二
凡前君卒十七年至是合葬洧川某原二子爲吉令尉
潭之劉陽縣逢吉前君卒一年女子二人一適太原劉
麟一適鄢陵張琮男孫八人宏也獻民天民舜民佗未
名女孫七人幼男曾孫二人並幼銘曰
彼巫工猶擅仁矧君醫志全仁業卅年起死頻以其羸
及士貧晩棄學篤自信父一鄉儒冠巾八十二年疇倫
髙可隱墳洧賓夷先考由令陳佗三世迭不振維穹蒼

運環循歷之久宜浸伸傳瀏陽初命臣授汝弋盜之眴
在後昆奚異身非千歲磨不磷默然信期茲珉

安西路同州儒學正潘君阡表

至大之元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潘汝劭時為中臺照磨
兼獄丞于安西校官楊定序壬辰變遷關輔民其祖德
卿與祖妣彭衙段者訣或我他日相失兵間前配封出
子浚與祖子温生五年矣俟時清謐無使廢學雜行遷
民失所如往妣流離平陽風雨寒暑窘蔽土屋井汲竈

煬匪躬不致須紡緝傭資學二子艱百罹為操益確久人信之婦婦姆女皆取為法且圖諸孫受所鐫誨有賤與別于所序前頌詠盈軸燧奪史事獨未遑詩今年再手太子大學張養浩事狀欲表其考學正之阡嗚呼不腆之文豈足增華玄閭而煩譚復見丐耶惟潘氏同之白水人君字仲良則諱温者曾祖宏登宋武科嘗令赤縣祖挺考震亨則德卿以詞賦魁金進士夫人則鄉先生叚適安之姝由徵平陽童男入燕繡局資浚以行惟

督君學比其還秦六籍之文言熟義通郭温伯女以妹之子楊時邛大用裴子法吕仲和來明之顧副言楊君美諸公皆先朝明進士孟竭之張器玉又其少者而君無不遊造其門得其延譽聚徒教授道化之行鄉鄰訟嚚不懟公官司平其家恚至歡去仇解好合川蜀之士奴于人者賦錢富室贖登儒籍廟學卑陋捐幣為的倡其郡民徙基高明州守邑令為咈民欲每自愧歷恐其聞知一藏否言為采風謠取以陟黜由朝廷旌別奴民

勢家訟君及民十餘家云皆其父祖俘自軍中君倡赴秦省力辯其非或曰汝自士籍明詔已拔齊編氓何苦于他人爲哉君則曰吾與是皆同鄉視其誣不一手援其溺非義竟還正民絶口不矜德由已然人則惠之至元二十年擢同之學正是前一年走副秦憲凡三輔郡縣而皆嘗驅車馮翊朝邑郃陽澄城白水爲同之屬縣獨君位是師儒身任表式數百里閭篤民明倫亦豈輕哉教又非昔私淑人者爲將十年既謝病歸自號安分

野人爲約白水凡我同姓塋是邑者歲時上冢無間疎戚老幼畢集周及諸宗實獲古人𠃊族遺意而入燕兄不聞問者五十餘年擕一子歸悲盡繼喜晨夕奉之若大賓然年七十五年大德辛丑夏五七日卒疾革來諸子前曰吾于吾親雖孝無所顯揚而獲免玷辱惟忠不及事君若曹他日或有用世其竟吾志走哀之曰莫匪臣也惟視所在晨門夜柝不廢乃事猶足曰忠矧君尊閭行知範其鄉州不調十年亦事君矣奚其訏謨廟堂

捍禦疆埸奔走豆籩金粟富會郡縣率職始名宣力耶
二夫人楊燕子八人長勮次劼也勵勉劾勣勛勗勣犨
昌帥府奏差他皆業儒一女歸信氏男孫十人未名銘
曰
緊考府君盛文華竄身金亂死不家妣夫人爲魯人鑒
生君五年猶羈童煢煢遠遯遷民東天竆其身操不竆
夫其所安人何嗟東君于學逢在麻闕幘貯腹書盈車
迓泰先進門刺通杖者倒屐相將逢展于朋儕異其瞳

由是聞譽日益加私淑筆耕代留畬以古指南塗安差蒐才乃如平章公用官州校祿小豐身教不令士自從十年謝老歸彭衙敦宗諸潘方拜嘉忽焉白露淒蒹葭垂絕不忘帝降衷尚飭八子以孝忠八子瑜指無齊同南紀劫令縉青緺鐵冠峩峩豸觸邪振而家聲後將遐

鄢陵主簿毛府君阡表

世所曰君子者二焉曰位焉德也位其名德其實位顯而德不充人則與具名曰幸也致然君子則未也德脩

而位卑人則與其賔曰不幸不得敷施所藴一時雖然君子自若也有入于此學以潤身道以悦親莊以齊家恭以與人清以涖官幼老一致無可疵纇可不謂德乎可不謂君子矣乎遂于䆳山毛君見之君諱憲一諱順字吉父廣平肥鄉人曽祖𤥎祖仁考冲霄金扶溝主簿金亡反其鄉與賔司徒文正公遊妣仝前卒事繼妣成惟孝十五能自植授徒其鄉我先世父文獻公聞其善學大書夙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十字為勸扶溝卒廬

墳終喪郡舉孝廉監洺磁常平倉受米八萬石責守其出七年而絶猶羨三千石司徒為翰學授檢討官曰為史太尉忠武公講治鑑歲餘辟主鄜陵簿求便itu養歸為邢之書表令史始邢與洺鈞州及陞邢為順德府君則白侯邢洺鈞功臣封邑由邢嘗開安撫司故洺受其節度令邢已府而洺猶州求諸地志洺實古廣平郡領邢洺磁威四州洺獨不能引為比卯事聞陞廣平府各為路始不相一侯有病郡井鹵敗者議渠洺灌隍以流

惡君曰渠洺不如渠滏洺去郡北五十里餘其流先甲
逆導之難滏在郡西南其逺雖倍而高渠之可勢必至
旱資溉田潦資筏材薪蒸秸藁或免車檐可水輸地聽
民為業郡食甘冽反餘利也侯是其言發民渠之再歲
而成其所永頼一如君策筳篚餘力必集諸曹勸之讀
書曲周民妖言惑人責與其令故山南廉副馮岵治獄
芟其辜辭不多追逮惟置首惡于理凡掾府十二年都
目沁州淌去而人益思轉汴梁提控按牘兼照磨官物

務殷繁裁析裕暇于邢于洺于沁于汴侯牧來者皆客遇之不更也及除濟南上口巡檢乃太息曰吾家世儒顧棄所素而逐盜耶兒淵副巴圖總管于江陵松滋吾其從養號聰山出與邑士唱酬詩入陶韋社中家居卷不去手老而彌篤于學如此以至元己丑五月十一日年六十三而卒創塋松滋瀼東夫人張氏賢淑有聞子三人光祖淵洧光祖前卒淵和粹敏明善文能官令以朝列大夫直為總管洧從仕郎管民總管一女歸鄭州

張某男孫頴孫女歸同邑金尚書右丞文定董公師中

孫植幼居室銘曰

於維毛公為周司空受遺成王太保奭同後十六王當

襄末世粤有毛伯猶王卿士遂客平原備十九人從楚

一言完趙却秦自時竹帛賢哲世有君其遺苗居德孔

阜授徒肥鄉終養扶溝斗食晨門便𡘯是謀辭尊而卑

輟行以蹟匪人之為實我之自而位不充命也如何遺

澤在洺滏水同波享在其子受服三命為良牧臣足鴻

爾慶瀼水之東馬鬣其封走銘之阡可示無窮

阡碣

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由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瑫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留瑫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狗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

欲坑城公請以身贖毋兄死王𧇾之併全蝨民以戰績
每㝡進𨗉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
公𨗉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和睿宗承制監易
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憲廟世世祖方淵
龍收名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經略司于河之
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陜之西行部于秦都漕于衛東西
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
弛民散㝡號弗治求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爲置安

撫司後邢易爲順德升州爲府乃以近古太師廣平王從祖托克托與公爲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强俾與開國勲臣苗胄爲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踐極制監真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界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田休固鄉不返葬飛狐即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

業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禄以終年八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莘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内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爲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

原可為今不敢氏夫人而君之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即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嶲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及妣夫人劉卒則葬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于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燧以其于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彛秉衷女適焦簡周某孫男九人秉政政又曰吾他

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迮令之人鼎鼎焉惟死度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狥流俗語身後事于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

銘曰

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閒没即斯瘞奚取曰者風水焉泥孰培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

如夫如子

牧庵集卷二十七

牧庵集卷二十八

元　姚燧　撰

墓誌銘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宇明以武力再世為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楫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北京公于次為中子沉静易直通毅辯彊綜經緯史尤

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內帑
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
由且詗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二十三至其
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
非與卞臣而敵己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刈吾人
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虜吾土疆吾是以捨衍而完險
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爲也末疏黃金以兩
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為壽又言誠以是慺慺之言

歸闕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為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徙耳上亦悟曰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伐宋從至閬中留為按撫使治兵襄摩創殘外供仗糧不擾而集令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漢南路俾置傳驛兼給饋

餉至元四年授同僉吐蕃經畧使兵裁叛離仁革狠頑渠酋讋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實爲蹶宋起本勲臣故相工與咨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詰曰王行非止違命于禮于利害且不熟知撥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而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

陽烏飛路絶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倔岸海徼恃為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至則丘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為其審策之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迺示息弛袒寢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聽汝何為暑渇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

食自若安南君臣多畏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陽猶未拔即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巉絶不阿惟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閎色厲或有以凌轢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觧之曰是其為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為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遥知歸德府行行院經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陳府尹毀城樓以完廟學散契丹軍以惜月廩剗弊

施宜當其先後明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魚
莢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食以贍餓乏視便
輒行行事已効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
管上郢復民聞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
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
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
所受制書為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艫枵然金玉美
色皆無有惟文書襆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巴延夙

嘗疑為凌轢者後顧為深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有不箟貪獨子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為知言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全儻大第聚居二年黄金横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横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賊以來

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欵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妓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閤境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税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户罪譏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噉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為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别界皆聖上民社也

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顛踣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車津急濟果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廉之境民皆曰吾侯賢牧其為開封斷不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薄責而歸奏寢不下秋雨潦河決原無泛杞灌太康自京北東湊為巨浸廣員千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又編木為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丘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

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與水

鬬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既弭復大發數縣民增外

堤防分直為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東盡

陳留張弩河綿亘三十里加期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

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

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餘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西開

封市民雄財者戶贈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

奠越别治洛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月葬

安西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温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崇西蜀行省宣使嵤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録事韓和一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年其季大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夭較齊耋者孰謂壽考究其致之豈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拏舟以使西南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為步仞餘招麾𫆀王㗂臺指

輿吐蕃獷黠化不犯令由積苦勞至不延命壽也無稱
世不為臧死有可述短不害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已
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鐲租舟民于河雷霆馳馳懸躬
禍羅下燭其患由明后聖老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
天陸舞龍蛇流死所餘丘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
乃求以濟取置平地穴陧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
其阜陵民流他彊我飫其食我彊沴傷皆手援溺顒顒
公哉人之騶虞彼饒婪婪横目虎貙雖古循吏列傳史

冊載筆令功孰作為匠少陵之原有坊其丘銘石道周以暴諸幽

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至元十七年授公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之命下燧時已為副雖公未至實與聯銜遇閑狀聞臺吾曹代書使名者一年及中丞王博文來使乃有不得一際顔色之恨後燧轉副山南湖北憲治江陵二十三年入直翰林明年公以中奉大夫使持節宣慰荆湖北道亦治江

陵終不能相遭以卒後四年當三十有一年燧如龍興始識公之季子大中江州總管兼管内勸農事愛其忠厚和粹薫然克世其素範家者常同郎中馬昫登廬嶽數多忘其為新識者歸復過之益相歡也出故李君槃所撰墓碑猶未有埋銘因思與公陜西未嘗同事而嘗同衔湖北未嘗同時而實同治其慕義區區雖所雅好有不如也今自燧直翰林視槃翰長為同事同階同時而同治者槃銘公于昭昭燧不能綦之于幽乎辭曰固

所志也乃敘之令事以類從積官以大中中順嘉議通議正議以及中奉受任凡十九歷中外四十八年莅民則襲永安軍節度使丞真定之藁城尋為令會憲宗丈料民公令藁人捐其户數得親戚同籍及後賦下户數白金四兩而藁果不困人已復有經遠謀民有崔進王成共飲成歸而進失其處其兄訟成殺之縣掠成服時州縣得專誅公疑不得其尸緩不即令償死踰月滹沱冰開而尸出驗覈無他乃由醉墮水死乃脫成縶縶時年

少而位畀人善其能用獄他日遷其定路總管判官東京西京大都南京四總管惟東京虎符西京南京兼尹大同開封府東京當高麗倭奴用兵之衝其間勃海女真契丹錯居俗各異宜他人得此率謝不往公居三年諸夷帖帖白燕巢堂士多祥而詩之西京大荒聞于朝得發倉儲以丐貧餓民賴全活不流徙聞令下采民女姿德宜者貢實掖庭公上言山西回遠京師且無大家民女貧陋無有可充椒房下陳徒生民心使育女嫁姻

年不及幣徵不納惟幸有男為託殺禮戾古夫生紊俗甚非聖世之盛舉也同列危之避不連署公曰此出我獨竟上之事亦報罷南京未行裕宗在東京止之也治賦則銀符真定路宣課副使改課稅所長官陞轉運使領東京路鐵冶考績皆最職兵則千夫長從征李璮濟南在東京南京兼諸軍鄧囉總管持憲則山東東西山北遼西陝西漢中提刑按察惟山東為副按行部治獄無滯囚曹州屬縣禹城械至二賊曰嘗殺人者隨聽錄

之兩人之明非辜言色殊悖直乃移讞疑長清而真賊得二人者以出凡令條責以課桑棗勵學校問民疾以肅風俗職無不舉者在庭則歷兵户禮三部尚書建言省部任人率先其私非獨名器所由以濫且大啓仕者之爭其敢而無畏者至遮乘輿以訟此風豈可崇長而不思有以衰之乎及持使節宣慰荆湖受命湖省而犯法臣肆其先饕恃有中援威福張甚欲惟以溢户富財牢籠乃大料民兄弟籍者皆異之雖舟人田客僑遊不

遺集吏計局不給紙燭又市鈔羅小其時直又賦之民復為憑怒曰吏賦民得者皆官有之又大鈞考積歲稽逋立期送官榜掠號哭之聲相聞民至鬻田屋嫁妻女或赴水自戕死定無責責償親戚隣里或嘗主何人家者又逼官吏令首嘗受所治民財及酒食饋遺督責之使日十餘輩燕犒送迎不少遑其恃勢須索者無敢少逆其言一都司貪與妾語宣副踞行酒移晷不持觴省顧總管有與吾姻者責令首償曰吾未嘗取民一錢不

從乃摽草老婣令驚得直輸之後反由是免嗚呼觀同列與所臨守土若此則公之有全難于吾冐者從可知也如是而難事牢不可別之巨盜不見尤方數千里不遂生之民不疾怨而恱之其持身以閑世故者何如也公諱搢齡字壽卿滿秩荆湖歸未十舍道卒樊城實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年七十三返葬藳縣其鄉武家里東原祖瑩少從金翰林學士王若墟學年二十一中我元戊戌真定選性孝友高朗尚氣節或曰公豐頋後耳

顏角烱然望知爲富貴人也維趙受姓絕遠渺可譜究者兩世祖諱福有潛德祖妣靳考諱廸以材聞卒官節度永安軍妣崔故翰長李治已敘之碑夫人王金吾衛上將軍知中山府善之女公卒十日亦卒壼儀劑然撫下有恩能升金陳高白四人者禮秩已夷不嫵庭臣賢文多序詩之子二人奉直大夫僉山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瑗與瓛也六男孫執中守中居中行中安中柔中五女孫適崔恕劉孔董某皆名族某又中書左掾士

選子逌通顯光著者餘紉銘曰

胡天于公畀爾極備學善其師仕席其世言蹇其責職

舉其事卒遐其年生崇其位體良其畝述令其似伊誰

無伉或一先弃十日偕老亦誠可異伊誰非傳聯翩伯

季握符持節或守或使方古世德曰少無媿有不信焉

玄石之視

河東檢察李公墓誌銘

前集賢侍讀學士今臨江路總管李倜自為其祖河東

宣撫檢察公事狀又譜其祖孫七世之系曰公曾祖賢祖彥升叔祖夏考温叔考濟沂公及兩夫人張富察氏弟彬昌鬱子昱煒燦姪炯炳燿煇女歸顏鈴梁其孫佐仔與倜也女孫歸郝天挺吳某梁某二在室曾孫儁杲堉垚墀均圯女曾孫五人合是七世凡四十四人求遂銘公神道燧思古人揭之石者上惟其統下惟其緒率不旁及宗從倜乃詳然豈傷喪亂以還其存今者已比將俾來者有究所自耶亦親親篤厚之道也故不畧而

手筆之謹按公諱懋時字逸民太祖剗金之十年畧地太原太原城守不即下屬縣榆次其令不敢仍居平土徙其民依險逃兵縣東北四十里韓村砦公為民與母夫人及其季皆在逃中聞拔太原令恐粟無所出即說公曰金主棄河北與河東播汴者五年天方北顧如是馬足所及無不靡滅太原河東鉅鎮猶不能支吾儕偃蹇北方因謂之固一日移兵勢如崩山之壓卵必無幸矣覲公美而長身膽膂拔類鄉里歸心有長者稱袒而

一呼樹旗出降民無有不聽命者願公急赴是功雖吾亦惢公使之不敢越公令也公曰令自為之何至授人令曰吾力綿才薄圖生斯人狙黠之徒或忿曰金臣敢然以義罪余事未集而已蹈禍彼得以為名無益也吾所以急子者子而為是必不禍余當是人自為謀之時一為狙黠所先忌汝才而併除之如汝母氏二季何公感其言曰如教乃往見太師國王穆呼哩曰揄次小縣衆且萬人無柵自固王如加兵未必朝至而夕下必盡

力以與王將吏鬬雖王將吏能保其不與一死不扶一傷乎此勢之必至者比其拔也逞志而鬬殲之得倍百里莽曠無人之土王安利哉今不汙一馬得倍百里有萬其衆之民以下執事王何以待之王曰吾受降多矣無有如之人之壯者閑其舉止而辯于為言吾得士矣且曰吾受詔太宗視事所便宜而行之即以公與太原帥攸興同議軍事後假其弟阿禪為王分兵徇地平陽輟公守太原俾從假王以行假王事動咨之下平陽戢

剩殺而易置其吏課民墾田事舉令修治有績矣而真定同知總管武仙將兵襲下太原殺與傍縣皆附假王從公馳救皆復之坑其與巨王師及為仙用者獨交城為吾守或譏覃帥雖閉壁實未嘗一出決戰意視勝負誰在以為歸也假王欲攻之公遣人語帥巽曰當悉力與賊角不然屠矣帥如所言出戰敗賊北山下假王乘高觀之公曰帥無他也遂全之將吏見北山石壁萬柱玉山三寺逃民男女紛綸白假王欲掠之公曰此戰士

之家倉卒不及入城者且其夫為吾孽賊何罪而掠其家其緇服皆僧尼得是安施敢復言掠者論以渾律寺得不殘平生脫人于死者此類至今三寺像事之後甚為中書耶律公所才聞之太宗授以太原路宣課所大使公固辭孝養其親時年五十徜徉家居中書不能屈乃官其二季彬行省郎中昌欝平陽路宣課所副使以便事公而二季益恪與其妻視公及兩夫人不啻子婦于父母舅姑兩夫人敬公如賓相安如昆弟其化行一

家者又如此年六十一卒實某年二月六日葬太原城西井谷村東原昱用事能臣也事載他碑故商大參左山公嘗題其墓子孫官者燦太原路鄂囉鎮撫佐麓川路教授仔東莞監司管勾倜通貴矣倣同知富州壻其家官者太原課税所副使賈某敖拉千户梁某千户王某郝天挺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張藻主秀容簿銘曰

公生禄外美而頎大雖人所竒猶力未賴一朝榆次林林凋兵令身過之祈主下盟公歸師王萬衆是率吐策

以撼言不撓直王曰之人天以賚予俾守太原真帥與俱移戡平陽王假弟節俾往爲佐資用不乏太原俄反假王旋旗師不越旬蒴以復之交城已汙教與賊戰不待言雪讒誣隨辯維是河東旣輯旣平而還收身莬裘是營中書除書拒户不視出焉河銳去果亦至丈夫見世及物之功觀今所就爲薄爲豐六十一年不曰壽考有子有才銜未施報再世之澤瀋發爲川蓄爾後昆世文以賢異時何人補遺竹帛惟無他求正視是石

唐州知州楊公墓誌銘

自盜殺阿哈瑪特後僧格使總制院結知世祖氣焰烜爍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籍其一言以為事從中下必中官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為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簿所蹤跡干政者俟有問他日則引以為稽其人不利也一旦為中書右丞相誣而殺之惟其子集賢直學士奉直大夫昴不孥自餘妻及子景奴婢凡資業皆籍入縣官僧格敗誅故奉直大夫

知唐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凡自部曹吏主事省掾都左右司檢王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省政與國宣勞為時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令賊國臣不追誅夷宜為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敕有司償所籍入而勗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廢于莘而女年及笄自燕攜大參商公左山縣企伊入壻其家自莘而唐纔一閱月而竟卒

意者景訃未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中奉之家耶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有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為求壻令恤廢姪之家處是變之極狃薄俗之囿少不失天理民彜之正為弟為從父從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乎而天之報施者及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萬夫長嚴忠濟從己未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南京轉運使知事以善其職

從其司請陞經歷俄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
范縣同提舉信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
承直郎上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為身出任之官長有
不相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
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為也惟范縣為近民
又壓于郡守有不伸及今為唐若可以有為而遽已此
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弘農大尉震苗冑五世祖絅
為宋儀曹易州死于金兵生邦基秘書監為金名士書

畫兩絶人曰可與李公麟者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仕生郊社署令鴐自儀曹而下皆家燕鴐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亂居莘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親識如故知傾貲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檢閲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室皇上即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世祖三十五年實録院直檢閲官其究覈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凝共總裁之昇也實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

顧與修撰而下年分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面命矣由同官相歡故介其考唐州君先繫會從史院諸賢還進史上都及與之別未數月訃至期昇會葬苴經杖言曰昇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觀人之概惟在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州其大何如流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于人若薄而厚雖所薄令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昌厚之求視異銘

時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尹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以邑士安其為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竊覬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于時如得先生銘則沒而名庶延也因叙曰吾劉氏居龍興黒土坂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

可考質先人始以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縣院長尋官進義副尉從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尉為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于提舉司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起為提舉俄病廢兄德淵嗣為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侍而南以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必葬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窆焉又曰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朝而賜服五品其

功則止善于其職何顯之能為人子惟其考嘗愆于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允之遂曰凡今為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于工曹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畀之新他日有賜藏者罪死況私為者乃先人雖辨雜職而縣官視以為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昜弟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則同提舉

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亟為扞焉爾如君二十
始傳以及疾廢為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被全一人亦千
人矣其功亦豈微孟子曰亟人惟恐傷人由術推心君
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遇士劉致手所為文若將取
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為辭清拔宏艷為

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既又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壚感其心將昭明所生為叙之曰君諱彦文字子章牛二十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管勾北京行省承發省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為無意于世之事會者耶當泰邸肇開與故丞相阿爾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干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為憲長沙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熟君若晚君來便宜版為郴之録事羣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

夷其俗而苟簡于治為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恣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天誅者死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為恃授鄉民兵雜而織之格鬬屢卹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私廪者為米八百石一盡于餉增戍之兵與遭寇之家嶇崎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官之不達耶今卑官無要知堂印者去尋相尋丈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

相出畋入奏無不與偕裕廟為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問盍君何有君則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親接如何其㸌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旦管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録事於郴西南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懐集于南海之濵其不寖近而逾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畧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人人則忮之耶且求以剸物置干將鉛刀其前蒙稚猶

知後鈍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為徒足持己而圜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持者為不易馴使而顧錄含荏弱而不自持者為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其郘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為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于政者僅此譬如在此束于溪壑崖谷之險不得奔放平衍為澮為川其泝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殯長沙佛宇文有主亭小亭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

二女歸李氏薛氏銘曰

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逺試治之勩且中其年而

畀其禄皆彼蒼者隂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乾隆御覽之寶

牧庵集卷二十八